

# “以丑为美”： 如何分辨艺术探索和哗众取宠？

近些年来，当代艺术发展迅猛，但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难免泥沙俱下，一股“以丑为美”的潜流引人警醒。近日，广东省动漫艺术家协会主席金城就此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金城

## 艺术史上曾经的“以丑为美”

羊城晚报：从艺术的角度看，什么是“以丑为美”？

金城：19世纪抽象艺术刚刚诞生时，完全就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冲动，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以丑为美；20世纪，印象派被表现主义所取代，人们将这些新型实验艺术贴上“道德错误”或“堕落”的标签。这些画作构成了新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美与丑的分类并不重要——至少对于创作者来说并不重要。有些作品确实不好看，但这才是重点，画家想要故意表现出奇怪、超现实和迷惑的感觉。这些作品呈现出一个混乱而支离破碎的社会，就像是一面碎裂的镜子，观照着这个日复一日的现实世

界。中国艺术史中，不乏“以丑为美”的例子，比如庄子，他提倡自然美，认为丑是形体的残缺，是常理的对立面；美是精神的纯净，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和高度，但形体丑的物体仍能有精神上的美。

我个人认为，将创作对象适当变形，写意不写实，在创作中保留缺憾，皆为“以丑为美”。

羊城晚报：在艺术史上，“以丑为美”有哪些先例和评价？

金城：说两个有代表性的。一是我国明代画家吴彬，他是“变形主义画风”和“复兴北宋经典山水画风”的倡导者之一。他的名作《十面灵璧图卷》画了一块“丑”石的十个侧面。两年前，这幅画以5.129亿元的天价成交，是2020年最贵的中国艺术品，也是全球最贵的古代书画作品。另一

## 没有“丑”就没有艺术的进步

羊城晚报：“以丑为美”对推动艺术发展有没有其正面的作用？

金城：当然有。一直以来丑都对美发起挑战，它使美的含义、价值更复杂。画家保罗·高更将丑称为“我们现代艺术的试金石”。我认为，没有丑，社会、美学、艺术也很难有任何进步。

羊城晚报：比如，毕加索、塞尚、亨利·摩尔，他们的艺术某种程度上不是也是一种“以丑为美”？

金城：可以这么理解。毕加索的成名作《格尔尼卡》被称为“丑中之王”，这幅画只有黑白灰三种色调。男人、女人、孩子、战士、牛、马隐约可辨，他们都以缺胳膊少腿的状态杂乱地散落在画面里。这幅画像乱葬岗一样令人难受，但它描绘的是一场大屠杀，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飞机大规模轰炸不设防的平民城市。

塞尚呢，在生前的大多数时间里，他的艺术都不为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包括我国艺术巨匠徐悲鸿，因为留法时师从学院派，因此不太喜欢印象派的塞尚，嫌他的作品“丑”。美与丑，也跟你主张的流派有关。

亨利·摩尔更不是人人待见，2006年，他的雕塑作品《侧卧的人》落户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却因太“丑”引发了超过1000名学生的抵制。他们认为“这个位于巴特勒图书馆前的雕塑会打破这一片清新、呈几何状对称的景观”。

羊城晚报：近年来艺术上的“以

丑为美”主要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金城：举一个动漫领域的例子。在日本，伊藤润二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就是他被目为“以丑为美”的先驱。他的作品充满了荒诞的、人类千奇百怪的异化，让人不寒而栗。你说这些漫画丑吗？伊藤润二火了很多年，在许多年轻人眼里，那就是艺术。还有当代艺术里的一朵奇葩——霍安·科内拉。他在社交网络上坐拥800万粉丝，近年来也红得发紫，许多中国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喜欢他的离经叛道。霍安的作品很有辨识度，顶着“无辜脸”的小人们，永远挂着戏谑而诡异的微笑，做着让人不安的事情。我认为，这些怪诞之作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

## 艺术家的洞察是超越时代的

羊城晚报：近年来为什么会有“以丑为美”的艺术创作倾向？

金城：是多种原因合力的结果。我更愿意理解为艺术家的思考、探索和自我表达。当然，瑕玉在前也势必会引起一些模仿，艺术潮流是不可逆的。社会思潮的进步，鼓励大众打破传统审美的桎梏，也呼吁更为多元的审美。

羊城晚报：如何分辨艺术探索的“以丑为美”和哗众取宠的“以丑为美”？

金城：有些作品刚刚面世的时候，由于观念过于超前，会引来人们嘘声，甚至抵制，比如象征法国精神的埃菲尔铁塔，还有标新立异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刚建成时的境遇都非常悲惨，被评论界批评得一无是处，可是放在今天审视，谁还能否认它们存在的价值呢？

有时候，艺术家的洞察是超越时代的，能够引领艺术思潮，而非亦步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亦趋跟随大众审美，才是艺术的伟大创造。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方力钧、岳敏君、周春芽等早期的创作？

金城：方力钧、岳敏君、周春芽都是中国当代艺术界非常杰出的艺术家，在过去三十多年期间，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都做出了一定贡献。虽然他们各自在风格语言上有很大不同，但作品具有某些共性，充斥着对中国人生状态的关注、生存处境的思考。

当然，有人认为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情感的宣泄，充满了反叛。这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 教材应绘制符合时代风貌的插图

羊城晚报：对这次人教版教材插图事件您怎么看？

金城：教材插图在传达知识与信息的同时，必须传递美感，它影响着学生的审美意识与水平。虽说审美具有主观性，但是在培养孩子审美的阶段，应该做好基础性引导。作为教材尤其应该注意，根据当时代特色和审美，绘制符合时代风貌的人物插图。

羊城晚报：您认为应该倡导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创作观、审美观、价值观？

金城：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观和审美观主要是男性的，无论男性的还是女性的，都是从男性视角出发。因我平时较多画女性人物题材，所以关注对女性的审美较多，我发现，汉代以前人们对女性的审美，只注重面部形象，到了魏晋才开始注重装饰。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温婉约是美，传统乖巧是美，但如今，个性张扬是美，大性感也是美。总之，古今中外对美的标准，始终是因时代及环境而流转改变。

## 创作谈

□董上德

刘义庆对于“魏晋风流”是时刻在反思着的，虽不能说一概否定，但也不是盲目欣赏，更不是以之作为名士养成的教科书。

## 别裁《世说新语》的新尝试

### 新选本、新读法

本书是《世说新语》的一个选本。全书分为四卷，依次为：正始名士卷、竹林七贤卷、中朝名士卷以及东晋名士卷。前三卷的框架与名单，是从东晋袁宏的《名士传》借鉴过来的。第四卷，是我对《名士传》的续编；袁宏为东晋人，当年来不及编写。

《世说新语》文学门第九十四则记载了袁宏写成《名士传》时的情景：“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我曾跟一些人讲述江北故事，本来只是随口说说，闹着玩的，没想到彦伯（袁宏的字）这么认真，竟然记下来写成书了。”

所谓“江北事”，指曹魏末年以及西晋一朝的故事；彼时京师是洛阳，在长江以北，故称。换言之，袁宏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谢安的口述。谢安在山之前，潜心研究过曹魏、西晋的诸多名士，熟悉他们的思想和故事，在朋友聚会时娓娓道来，讲得津津有味，吸引了众多听众，其中，最为热烈的听众就是袁宏。这就是《名士传》的由来。

袁宏的《名士传》今已失传。南朝梁刘孝标注为《世说新语》做注，特别将《名士传》收录的名单列了出来。估计到了刘孝标注的时代，《名士传》尚然在世，刘孝标注就是看到此书才会注释得那么具体而详细。而本书前三卷的框架和名单即渊源于此。

书名里的“别裁”二字，意为原文全依《世说新语》而另作编排。编排的方式从袁宏而来，创意是他的，具体的选择和解释是我的。这样别裁的选本，目前尚未见到，也算是一种尝试。

《世说新语》共分三十六个门类，一个人物的故事每每散落在不同的门类之中，检读不易，难以形成关于某个人物的整体印象，于知人论世有所不利。如果将某个人物的故事，大体依照其生平经历，重做整合，参以正史，结合刘孝标注的一些重要信息，详细阐释或辨析，未尝不是一种新的读法。书中的每一条释读，以及每一个人物全部故事之后的“编选者言”，均试图亦文亦史，文史结合，以期知人论世。如此一来，可能会增强本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至于释读里的一些个人看法或商榷意见，本着实事求是之心，以献一得之愚。书名里的“详解”二字，大体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 充满反思意味的大书

有一个小人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刘义庆对于文采风流、生性轻浮的人持何种心态。这个人叫何长瑜，是谢灵运的好朋友。《宋书·刘义庆传》记载：刘义庆在任江州刺史时，他的身边就有“东海何长瑜”。换言之，何氏曾经是刘义庆的“文胆”之一。另据《宋书·谢灵运传》，何长瑜任刘义庆幕僚期间，曾以轻薄的口吻嘲笑同僚陆展等人，惹得“义庆大怒”，上报朝廷，将何氏打发到岭南去，成为“流人”。等到刘义庆去世之时，何氏仍在岭南，没有北归。

比对何氏与谢灵运，二人颇多相似之处：同样具有文学才能（何氏曾是谢灵运族弟、南朝著名文学家谢惠连的老师），同样风流倜傥，同样偏激轻浮。何氏先依附谢灵运；谢灵运死后，何氏成为刘义庆的助手。按理说，谢灵运故事甚多，曾几何时，熟悉谢灵运的何氏就在身边，刘义庆不会不了解。如果刘义庆是喜欢谢灵运的，他完全可以将更多谢灵运的故事编入书中，可是，《世说新语》里谢灵运的故事仅有一则，而且是负面的（讲谢灵运的举止很造作）。刘义庆对谢灵运的评价不言而喻。

其实，若论言行举止，谢灵运与谢玄、谢安乃至王导、王衍等，可谓风神互接、一脉相承；而王导、王衍等又与“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精神相通。据《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的性格是多面的，如他“性奢豪，车服鲜丽”，这与谢玄讲究服饰近似；他喜欢“肆意遨游”，这与谢安的“东山之乐”近似；他对于公务粗枝大叶，无所用心，这与大大咧咧的谢万（谢安之弟）近似。《世说新语》里谢氏家族的类似故事也甚多。因此，刘宋政权尤其是宋文帝刘义隆在使用谢灵运的问题上是极有保留的，《宋书·谢灵运传》写得明白：“灵运为性偏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换言之，谢灵运的性格很不利于他的仕途发展，他是被朝廷控制使用的，真正具有实权的事情不会安排他去做。其中，“多愆礼度”四字是其要害，指违背常情礼法、举止失度；反观《世说新语》，里面“多愆礼度”的故事所在多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格外注意吗？

刘义庆对谢灵运的否定态度，使我们得以管中窥豹，重新审视其编写心态。可以说，刘义庆对于“魏晋风流”是时刻在反思着的，虽不能说一概否定，但也不是盲目欣赏，更不是以之作为名士养成的教科书。只要思考《世说新语》全书为何有一个内在的正负二元结构，就明白这是一部充满着反思意味的大书，内含着刘宋政权的东晋论述。

## “老城市新活力”： 让艺术激活城市的记忆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一阵开场粤剧锣鼓，接着是从广州老城区收集来各类声音，利用电子混音技术，带出一个街坊们熟悉的本地声场；紧接着，以传统琴音衔接，再转到锅碗瓢盆与粤剧锣鼓的对话场景，最后回归到传统粤剧的演唱……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 通过“声音”领略本地文化

6月10日晚，《有聆听：荔湾寻声记》在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的露天戏台广福台上演。来自深圳的当代声音艺术家沈丕基与广州本土青年粤剧音乐演奏家朱俊杰、梁倩莹联手，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实验音乐表演。

从2021年年底开始，沈丕基就多次往返广深，为这次表演做准备。沈丕基的妻子是广州人，出生在西关，因此他对西关的生活气息早有耳闻。但这次演出让他对广州的印象大加深，不再停留于道听途说。

沈丕基走访了广州荔湾的一些老城区。在泮塘五约、恩宁路、永庆坊、龙津路、荔湾湖公园、宝源路、驿巷，他发现荔湾保留了不少现代城市中已经消失的声音：自行车在石板路上辗过的聲音，西关大屋屋檐下鸟笼里的清脆鸣叫，街坊邻里炒菜的喧囂声，走街串巷收购废品佬的吆喝声，茶楼里的鼎沸人声……

这让沈丕基深有感触：“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前者生活化，后者快节奏、发展迅速。广州荔湾保留了传统的生活习惯，这种烟火气让我感动，这正好是我所生活的深圳缺失的部分。”

由此，沈丕基现场参加本地私伙局，与粤剧表演者交流，最终邀请粤剧青年演奏家朱俊杰、梁倩莹和粤剧演员共同即兴创作。从生疏到默契，他们多次排演合作。最终，表演以“寻声”“得音”“和乐”为三个篇章，形成“三起三伏”的形式。他们采用了《帝女花》这个脍炙人口的曲目，配合即兴演奏，最后以古琴的弦乐来结束整场演出。

### 一场移步换景式的园林现代舞

本次上演的《有聆听：荔湾寻声记》是广州永庆坊首届表演艺术月“未来回声”的一个重要部分。“未来回声”自2022年6月开启，囊括以“现代舞”“粤剧”“戏剧”三个板块，超过30组艺术家团队登场。据悉，表演将在永庆坊街区舞台和粤剧艺术博物馆进行，带领观众共同进入这场独特的城市艺术体验。

6月5日，施璇、周念念携手广东现代舞团将他们的现代舞代表作《滃滃澹澹》，从舞台剧场移到永

庆坊街区上演。作品标题语出自宋代贾谊的《旱云赋》：“遥望白云之蓬勃兮，滃滃澹澹而委止。”作品表演最初以舞台形式呈现，当“舞台”变为荔湾涌及其相连的木拱桥，表演的不同层面被打开。团队根据荔湾涌的空间特性，重新调整编排作品。

永庆坊的环境和街坊，给了表演者很多激发，有很多随机性和偶然性，这就是公共空间相较于剧场独有的魅力。在木拱桥上排练的时候，街坊也积极参与，他们对着演员唱歌，给演员拍照，附近士多店老板甚至拿了道具和舞者们站在一起表演。

演出道具瑜伽球也引起很多观众的兴趣。艺术家表示：“在舞台版的表达中，我们是把日常的物件拿到舞台上让它产生特性，现在把它放回生活中，它就立即直接融入了日常，孩子老人都愿意靠近它。直到我们要用了，他们才恍然明白原来这个是表演道具。”

这并不是现代舞第一次在广州老城区的街巷。2021年11月6日，“@泮塘时光 每日动作”巡游演出在广州荔湾湖公园荔园举行。这是一场移步换景式的园林演出，艺术家希望在演出中打破表演者与观众、舞台与观众席、日常和表演之间的界限。表演者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在荔园的适宜角落演出，观众则在荔园中自由走动观看。

“通过艺术的表达唤起观众对荔湾的‘记忆’和‘乡愁’，建立对荔湾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项目的初衷。”策划人杨青表示，项目聚焦对流动中的乡愁的探讨，通过带领观众对舞蹈动作的探索、口述过去的

个人故事等方式，重新唤起儿时家的记忆或日常生活的“每日动作”。

### 到菜市场举办“书写计划”

“艺术不应该只是出现在美术馆，让每一个人都能是艺术家，让每一个角落都有艺术。”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主任、著名当代艺术家邱志杰带着他的项目来到了广州。2月12日，《谜之自信——永庆坊上元灯会》在广州永庆坊呈现。此次展览空间贯穿永庆坊东西街区，在骑楼、西关大屋、青砖巷等老建筑集群，分成多组花灯艺术装置。

这是邱志杰“书写计划”全新系列的第二站，首站于去年劳动节期间，在北京三源里菜市场举行“市集书写”《民以食为天》。从门口的宣传标语、管理规定，到商铺门面的大字；从菜刀砧板，到商家的围裙；从菜谱，到大大小小写满五谷杂粮的小标签……菜市场里各种印刷字最后都被邱志杰重新书写。

菜市场中央的钢梁上悬挂了很多邱志杰的作品、苏东坡的《猪肉颂》，梁实秋的《馋非罪》。国外的谚语，还有一些俏皮的流行话：“都在酒里”“在厨房遇见苏格拉底”“不敢回忆成都”。更妙的是在菜刀上写“对不起”，在砧板上写“立地成佛”，在海鲜摊档写“我是姜太公的猎场”……该项目因其以艺术走进生活的创意成为“全国十大文化创意事件”之一。

邱志杰“书写计划”也是一个大型综合艺术计划，由明代《上元灯彩图》出发，囊括了一系列的写作、绘画、装置和剧场表演等形式。灯谜与书法有密切联系，二者皆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而展开。但灯谜并不是新事物，如何激活年轻人对这种游戏的好奇甚至喜爱？邱志杰表示，首先在形式上创新采用了对话框的方式，其次在制作灯谜时，八百条灯谜中有三百多条是自编的，大多比较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如今不少人看到灯谜就会想到网上去搜索，因此网上有答案的我们基本没有采用。”

广州荔湾区文联主席葛华表示，荔湾作为广州历史文化最悠久的城区，是名副其实的城市记忆博物馆。当岭南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有机融合，“老城市新活力”将在传承与创新中大放异彩。